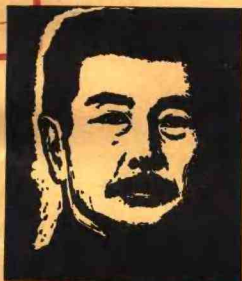


Z

A 232

12



魯迅選集

第二卷

南京大學贈閱
中文系資料室

鲁迅选集

第二卷

杂文选

(1933—1936)

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编

1974年8月

A 845305



南京大學贈閱
中文系資料室

目 录

一九三三年

听说梦.....	1
崇实.....	6
为了忘却的纪念.....	9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22
文章与题目.....	27
二丑艺术.....	31
华德焚书异同论.....	34
《伪自由书》前记.....	40
《伪自由书》后记.....	45
小品文的危机.....	75
帮闲法发隐.....	81
礼.....	84
野兽训练法.....	88
答杨邨人先生的公开信的公开信.....	91

一九三四年

捣鬼心传	101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105
答国际文学社问	117
论“旧形式的采用”	119
论秦理斋夫人事	125
儒术	128
倒提	134
拿来主义	140
看书琐记(二)	144
安贫乐道法	148
趋时和复古	151
门外文谈	155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93
《准风月谈》后记	196
答《戏》周刊编者信	224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231

一九三五年

隐士	240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44
什么是“讽刺”？	256
再论“文人相轻”	259
从帮忙到扯淡	263
名人和名言	266
《花边文学》序言	272
《且介亭杂文》序言	278

一九三六年

难答的问题	282
我要骗人	285
白莽作《孩儿塔》序	291
写于深夜里	294
《出关》的“关”	307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315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320

半夏小集	324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330
“这也是生活”.....	349
死	355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362
女吊	370

听 说 梦^①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知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哪里拾来了一种学

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②，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象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屠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能不说好象“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但我是丝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③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

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也就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 Censors^④（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象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文学杂志》第1期。后编入《南腔北调集》。

1933年初上海《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答者一百四十多人。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革命文化“围剿”，就是这些谈“梦想”的文章，有的也被删改。编者在《读后感》中还指责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异端”，认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

鲁迅在本文中一方面批驳了这种论调，认为这是有钱阶级的理论，指出做梦，如加之“一说，一问，一分析”，总会与社会有关；一方面更进一步地指出那些所谓梦“大家有饭吃”，梦“无阶级社会”，梦“大同世界”者，并非真的在宣传理想社会，因为他们并不去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严酷的阶级斗争。鲁迅用鲜明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刻地指出：“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另外，鲁迅还赞扬了那些立足于现状，为理想而斗争的革命者，“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鲁迅这篇文章，既揭发了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同时又分析了国民党统治的社会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号召人们“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的彻底解决，在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坚持脚踏实地战斗。

②“盍各言尔志”，语见《论语·公冶长》篇。盍，何不；“盍各言尔志”，意思是何不谈谈你们各人的志向。孔丘赞成曾点的话，则见于《论语·先进》篇。孔丘让他的学生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说各人的志向，曾点说了一番与众不同的话，他不是热衷于做官，而只谈春游，结果获得孔丘的赞许，“吾与点也！”《礼记·学记》里有“藏焉、修焉、息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的主张。可见孔丘赞同曾点的话是从“息游”角度出发的。“息游”也即不与封建新兴势力同

流，要把“礼乐”一套学好，更好地为奴隶主贵族服务。

③佛洛伊特（Freud 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主要的即以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由于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生理上的潜力所产生的。对于这种对抗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反动学说，鲁迅在本文中进行了批判。

④Censors，英语，原义为检查官，这里指佛洛伊特精神分析学的所谓“潜在意识压抑力”。

崇 实^①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②和不准大学生逃难^③，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的^④。为什么倒撤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⑤，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黄鹤楼》诗^⑥以吊之，曰——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⑦。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⑧，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⑨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⑩。

一月三十一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6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署名何家干。后编入《伪自由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一贯奉行所谓“不抵抗主义”的投降卖国政策，以致东北全部国土迅速沦陷，千百万人民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铁蹄之下，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1933年1月，日寇开始向关内大举进攻，榆关（即山海关）失守，北平处境危急，整个华北也已受到威胁。蒋介石反动派惊惶失措，乱作一团。他们在准备逃跑之前，先把北平故宫等处的珍贵文物装箱南运到宁沪，同时对北平大学生要求停课，开展抗日运动的爱国行动进行镇压，并诬蔑为“妄自尊大，扰乱校规”，等等。针对这些事实，鲁迅同时写了《学生和玉佛》和这一篇《崇实》，对国民党反动集团的“逃跑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揭露了他们不抵抗日寇的侵略，不管人民死活，盗窃文物古董，迫害爱国青年学生的卑劣勾当，抨击了他们投降卖国政策。

②1933年初，日本侵占山海关，国民党反动政府即把北平故宫博物馆所藏的古物装箱南运。

③1933年1月山海关失陷后，北平也已危急，国民党反动政府既禁止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又不准学生停课和离开北平。

④禹，传说是夏朝的开国君主。顾颉刚曾在《古史辨》一书中毫无根据地“禹是一条虫，鲧是一条鱼”。鲁迅在这里除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

的卖国行径外，还对顾颉刚进行了讽刺。

⑥“中坚分子”，1933年1月28日伪国民党教育部给北平各大学电报中曾有“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一语，鲁迅对此进行了讽刺。

⑦剥，意为“生吞活剥”，这里是摹仿的意思。

崔颢（675—754），唐朝诗人。黄鹤楼旧址在今湖北武昌长江边。

《黄鹤楼》是崔颢的一首诗，原文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⑧1932年，日寇侵占我东北后，华北形势危急。当时，北平的一些反动文人，呈请国民党反动政府从北平撤出军队，明确规定北平为不设防的“文化城”。名为保护北平的文化古物，实则是把北平拱手送给日寇。鲁迅对此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⑨“专车队队”，指国民党反动派南逃时占用的一列列专车。“前门站”，北平旧火车站。

⑩薄，迫近。“日薄榆关”，这里含有双关的意思，既指日寇迫近山海关，又借喻山海关一片日落西山的景象。

⑪“烟花场”，指舞场、妓院。国民党反动派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对国家的危亡无动于衷。

为了忘却的记念^①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②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③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④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⑤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抓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

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⑧，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象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象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面释出，衣原和书籍全都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抓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⑦（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⑧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忸忸^⑨。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⑩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是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